很抱歉，这一章主要还是推进剧情，顺便解决一下某张姓女士作为工具人出场率过低，导致至今未婚的问题。2 @" q1 |' v( r  
1 t. c: \\* r+ w1 ^\* S- |" g  
本来想当成外传发的，可是如果这些内容不交代的话，剧情会出现严重的撕裂感。  
9 @$ V, g1 `) @2 s+ ^. {  
下章主角重新登场。  
( E- A8 V: g- s7 H0 k) w  
谭伯伟今日到这里办事，实在有悖与他向来的坚持，奈何一来老丈人出面，二来江斌国电话里也旁敲侧击的提点了两句，恰好他谭伯伟近日被发配到上京所谓的学习，他这个身份，前来打探一下国安的想法最为适合了。如此这般，谭伯伟才出现在了这里。  
  
他在门外踌躇半晌，几次三番想要抬手敲门，可他心里思虑极多，这门无论如何都敲不下去。9 y\* D7 \' w7 {  
$ m. k3 B7 G( m$ G2 n+ x  
就在谭伯伟第不知道多少次抬手准备敲门的时候，房门却主动的打开了，陈美霞立在门前，满脸憔悴，声音也沙哑的许多，看这架势怕不是彻夜未归：「进来吧。」  x' @% |$ \_: U( a! M/ |$ h  
  
「你好，陈局，我是谭伯伟，这个，这个，不知道陈局现在方不方便？我有些事情想请您帮忙。」饶是谭伯伟黑皮黑面，这番话说出来之后脸皮也是一阵骚红。只因他向来直言直语，对于官场上的规矩素来不屑，这次能加上一个迂回，实在不易。  
  
「帮忙？二十一局可是个清水衙门，没权没势的，能帮上什么忙。还是说，局里有人惹上什么案子了？谭队长过来拿人来了。」陈美霞是个打太极的好手，不做深色的把谭伯伟给架在了火上：「放心，二十一局里的人如果做了什么徇私枉法的事情，我亲手把他铐上交给你。」  
2 ?" w3 x" ~8 F$ Q  
「不不不，我过来不是抓人的，是确实有事情来求您帮忙。」谭伯伟百口莫辩，只能尴尬着回应：「再说了，我都自身难保了，抓什么人。」( W5 a8 z# s3 {& \_& |- q  
  
「哦。」陈美霞不咸不淡的回应，回到自己位子上抿口香茶，取过没看完的文件继续看了起来。  
「陈局，你们最近是不是从沪埠抓了几个人？」谭伯伟试探道。  
4 z! z$ \4 E& `4 W5 |! e" s' u  
「恩，抓了，怎么？你要提人么？」陈美霞警惕了起来。% |$ R2 A\* u7 m( m  
9 O- `/ d1 k' B  
「不，不是，实不相瞒，你们抓的人里面有个叫沈星宇的。」谭伯伟尴尬的低下头，支支吾吾的说道：「不知，不知他犯了什么事？」本想到此为止，最终还是突破了自己的底线，声音越发低矮：「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减刑的法子。」  
/ {: v/ M8 b9 N% D; v  
陈美霞坚持到他说完，猛然一个抬眼，一脸严肃：「这个沈星宇是你什么人？」# ?! E6 f+ h, g\* l6 \_3 s1 r  
  
「他，他是我老婆家那边的叔叔，如果他真的犯了事，我也当然不会求情，但是请陈局至少告诉我他犯了什么事情，如此我回去也有个交代。最好的话，能不能让我和他见上一面。」既然说开了，谭伯伟例行公事一般说出了诉求。  
  
「宋策之是你什么人？」陈美霞猝不及防的问道。  
  
「额？丈人。」谭伯伟眉头一皱，他审了不知多少犯人了，不想今天自己却被人用上了审判的手段，心神动荡之下，竟然被陈美霞得手。2 v& |5 K7 P$ G- j+ o  
  
「原来是这样，人在安全屋里，你去走下程序，等下直接把他带走吧。」陈美霞挥手送客。7 X1 ]\* U+ z# G$ g% O; E- t& Y  
  
「直接带走？」谭伯伟不解。  
4 ~5 i. `6 s( b" W2 `  
「果然够笨的，让你把他带走啊，局子里的预算可不多，你带走他还能省点经费。」陈美霞继续摆手。  
\* v% |5 ?\* e# P/ C  
谭伯伟不禁一阵错愕，连道数句谢谢，不作声色的把随身携带的手提袋放在办公桌上：「陈局，这是一点金陵土特产，不成敬意。」而后开心不已的退了出去。2 e6 g5 \_) P7 m) Y# X' k: f1 p  
  
「宋家这是找了个什么女婿？太过蠢笨了些。不过这样的性格还能坐上大队长的位置，看来此人要么完全是个草包，要么确有其过人之处。」陈美霞看着谭伯伟留下的手提袋，低声呢喃：「宋家人使了个假痴不癫，不知道另外几家会用什么样的招数呢，真的很期待。」! y4 a- A- J5 a7 d  
  
助手看谭伯伟走了这才进门，看到桌上的「土特产」不作声色的直接放到一旁，看来他处理这些事情很专业，低声说到：「陈局，那小子还是不愿意开口，除了强调他是撒克逊人，莫恩岛什么的，其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消息。」  
  
「无妨，只要他在这里，不怕正主不挪窝。」陈美霞放下文件，疲惫的揉了揉太阳穴：「现在就看宝岛姓蒋的那个疯子准备做什么了，她才是最麻烦的一个。」  
  
「其实我一直不明白，明明特别期望她能回来，可是为什么要处处与她作对，外人看来，倒像是我们要赶她走似的。」助手不解发问。! `5 s' y1 |- x  `7 ?" e  
  
「将菱菲这样的刺头，不敲打敲打，怎能放心让她回来。」陈美霞深深叹息，语重心长的教导道。! b9 S% [2 ~2 `4 d# ]  
6 V\* X  t) z# l\* j8 `  
「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」助手若有所思。+ x- [( {& D+ |  L) r  
  
正说着话，就听屋外有人敲门，正是那个看门的朱栖梧，手持着一个小木盒，恭恭敬敬的走将进来：「陈局，外面来了几个撒克逊人，说了一堆好话，最后请我把这个盒子给您送来。」4 V/ V; L+ M2 B& |2 v9 K) O9 x  
. u- f$ Z3 W+ x' Q' y$ f  
「人呢？怎么不让他们进来？」陈美霞随手接过盒子，见里面是一方玉牌，眉头皱的更深了。  
' s1 i9 ]6 U' N8 Z" Z  v) P' n  
「嗨，进来啥啊，他们表现的恭顺的很，又是什么待罪之身了，又是什么身份不便了，都是说了一些漂亮话儿。」朱栖梧言道：「这不，只请我把这个盒子带给您，唉，陈局，盒子里是啥啊？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，可以让那些蛮子这么有恃无恐的？」  
, I2 e" T( k& i+ B& E, V, q  
「没什么，你且出去，就说我不在，让他们改日再来。」陈美霞将那木盒托在胸前，心中思量极多，猛的一个想法如闪电般划过：「难不成，这牌子是立立的？！可是，不过，不可能。」陈美霞不住的想找理由反驳这个想法，可是无论如何总是想不到反驳自己的理由，一时间不由得花容失色，血气上涌，加上昨日彻夜未眠，一个不注意，竟是直接瘫坐了下去，口中不住呢喃：「不可能的，这怎么可能，肯定不是这样。」  
( g  \_  }1 g% o  w( L6 V+ g2 o  
还是助理沉着冷静，一边支开小朱，一边从水壶里倒了温水，从抽屉里取出降压的药物递了过去：「陈局，少安毋躁。」  
% z6 H0 h\* r( g7 G) L  
「你们把立立带回来的时候，怎么没有从沪埠哪里搜出来这个东西？」陈美霞吃了药物，精神好了些许，指着桌上的盒子，有气无力的质问。  
- R! n8 V2 \_3 S: w4 ?$ w" H  
「这个，布控的时候倒是见到过一次，行动的时候却没有寻到，我想这不过一件饰物，也就未曾放在心上。这是我的疏忽。」助手面带歉意的回复道。  
  
「罢了，你不必自责，我也不是蛮不讲理之人。」陈美霞望着玉牌，忽又想到了什么，在局子里一向沉稳的她，此时竟显出一丝慌乱：「薇薇。」陈美霞捂住太阳穴，痛苦的呢喃。) E. w& o1 ~8 x" q6 R! T, m% E1 m4 g  
& W5 y5 Q5 S1 w  
房间里安静了下来。  
. e) z! W7 E, I  ~( t2 A  
可惜这样到 安静并未持续多久，细微的敲门声再次传来。3 y  q/ I) [7 R1 e( [  
  
助手担忧的看了看失神的陈美霞，把门推开一个小缝，闪了出去，随即把门关上，看到小朱在门外扭扭捏捏，不禁大为光火，又怕惊扰到在休息的陈美霞，便压低了声音，略带蕴意的问道：「你小子什么情况，不是说了把那群人晾着的吗？又过来做什么？」3 {8 J\* o! w+ [  e8 B: R4 M3 v  
) j) E' r. a# \_' ^9 i. q  
「不是，杜处，见了鬼了，怎么这两天人接了茬的来，是不是咱有什么行动了？」朱栖梧面带兴奋，可看到助手严厉的目光，又卑微的低下头去。  
  
「怎么，又来人了？」助手担忧的看看背后紧闭的房门：「来的什么人？」1 D2 X) |3 R4 N8 G0 g, I2 Q5 o  
/ k" |7 [3 U; O' e: h% b  X  
「女的，叫张然，长的不错，就是装的很，非要和高层对话，我想直接把她哄走来着，可是说了一会，不知怎的，把我自己给绕进去了，这不，只能过来找你了。」朱栖梧瘪瘪嘴，对那个跋扈的张然不屑的很。  
0 L" p, z) x! |  E, Q5 G/ Z  
「陈局乏了，这个叫什么张然的，我去会上一会。」助理带头往外走去。  
  
（求你了杜处，千万别去。去了之后，你连人都是她的了。来自作者的肺腑之言。）1 Q, m- s9 ^; W% S9 ~, J  
  
两人絮叨着来到小楼门前，隔着不大的小院，恰能看到远处的传达室，那里端坐着一位长发飘飘的女子，背对着，时不时的低下头去，估摸着是等的时间久了，只能靠不时的翻看腕表来缓解焦躁之意。- d" H) X\* N7 V9 u& d2 O  
3 {9 X& ^! M4 r" @6 h  
哦，那是怎样的绝女子啊，长发披肩，更显得小西服下的双肩之娇柔。只因她背坐着，也不知胸前雄伟几何，此时女子的忍耐显然已经到了极限，站起身来双臂环胸，不用想也知道佳人此时定然在气头上。  
  
张然这一站，杜德运眼睛都看的直了，天蓝的修身小西服极好的衬托了她绝美的身段，纤腰几可盈握，在紧身西裤的包裹下，浑圆的臀毫不做作的挺立着，下方两只笔直圆润的腿子更是惹眼。  
  
朱栖梧何等机敏，看到杜德运的猪哥模样就已猜到大半，二十一局又向来散漫，互相之间插科打诨乃是常态，此时小朱同志的玩闹心起来，口不择言道：「杜处，你的春天来了么？」  
) {% Q2 C8 r: ^8 ~  
「臭小子，你胡说些什么。」杜处反驳道，可是此时对面张然好死不死的偏了下头，这一偏不要紧，杜德运正好看到了她的侧脸，只见她妆容精致，细长的眉毛，高挑的鼻梁，鲜红欲滴的双唇，这是一张多么美的脸啊，尤其是那颗含嗔带笑的眸子，直勾到可怜的杜处心巴里去了。/ T# U7 w. ]/ p7 |) k; E  
  
「杜处长~，春天到了喔。」该死的朱栖梧此时故意拉了长音，音调恰好高到可以让一男一女能都能听到的程度。果然，传达室的张然闻言完全转了过来，眉头紧锁，而后舒张，远远的，朝着杜德运招手致意。  
  
「你个兔崽子，还不快点去把人请进来。」杜德运闹了一个大红脸，无奈又要维持住处长的威严，便端起了官架子，沉声呵斥。1 `1 X( i( C  K. `2 n! l/ c  
9 z# l' u3 B6 \_, d  
「收到。领导。」朱栖梧表面奉承，可是爱玩的习性又岂是一时半会可以改掉的，才走出去两步，嘴里就开始不清不楚：「张女士，我们敬爱的杜处长请您进去，杜处他年方三九，身长貌美，尚不曾婚娶，脾气佳，性格好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实乃当代男德之典范。」  
  
张然显然听到了他的胡言乱语，本未在意，怎料小朱同志不依不饶，继续推销：「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别看杜处现在端着的官架子，一脸臭屁的样子，其实他私下里和我们玩的很好的。而且，还是个处男喔。」  
  
「你在胡说些什么东西。」声音几乎同时从前后两侧传了过来。  
# S' e2 ^( Z3 G: E( P' V. f. U1 Y  
「你好，张女士，我是二十一局的杜德运，陈局现在不太方便，你现在由我来接待。」好容易摆脱了话唠的朱栖梧，杜德运终于把人请进了办公室。  
  
这是一个极具时代气息的房间，方方正正，办公用品也极具简约，满满的八十年代风格，尤其是大大的实木办公桌上，甚至还铺着一块被时代磨出了痕迹的大块玻璃。年久的房间，有一些霉味是理所当然的，张然出生贫苦，久不曾闻到此样味道，不自觉的皱了皱眉。0 o( u/ I$ A8 a  j) E  
0 A4 A7 b0 A7 C, @3 g1 \_  
张然的小动作没有能逃过杜处的眼睛，慌忙解释道：「二十一局没有多少资金，房间有些老了，不能整修，只能这样了。」  
  
「没关系的，我小时候其实经常闻到这样的味道，现在闻闻，着实有些怀念。」张然略带局促的站着，环顾一周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/ j9 m2 o" N3 \0 `6 M# [  
  
「张女士，局子里有规定，只能让你喝些简单的开水了。」杜德运绕了半圈，取过水壶，给她倒上一碗，接着说道：「请坐。」. ~; U  r! B; `4 v8 w  
  
坐下之后，张然便怔怔的盯着他瞧着，也不说话，张然不开口，杜德运尝试了几次什么：「今天天气挺冷的哈。张女士你来这里为了什么事？」之类的，可惜张然默然不语，用一种近乎痴呆的表情瞧着他，目光时而锐利，时而温柔，搞的杜德运好不舒服。  
  
无奈，杜德运尝试数次未果，只能端起官架子，略带质问的语气问道：「张女士，请问你今天过来有什么事情，如果没有事情的话，其实我这边还挺忙的，你看？」6 v+ U  M- g4 k( Q% |  
! J3 f+ s4 V5 s: K( @8 J  
「你怎么可能是单身？」张然却依旧不管，痴痴的问。2 X  H' I$ z1 ]5 K  
) y/ f" i2 ~6 \_. \_  
「张女士，如果你过来只是为了这种无聊的小事的话，我只能请您出去了。小朱，过来带她走了手续，请张女士出去。」杜德运心中再不忍，奈何这里是单位，只能公事公办。  
. Y( M) O4 W7 [$ w3 H' o' }  
「好的，今天叨扰了，我明天再来。」出乎意料，张然平静的接受了自己被赶走的事实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推门就走，没有丝毫停留。5 v" {1 @# c% a& ]  
1 l: t2 C( E4 ~) `. o  
张然走了，空气里似乎还残留着佳人体香，这味道和房间里的淡淡霉味格格不入，杜德运呆笑着，暗想：「或许这里也可以种些绿植什么的？改善改善空气也好。」  
  
如是下来，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五天，一连两周，张然每天上午十点必然会准时出现在二十一局门口，雷打不动，与朱栖梧也日渐熟稔，到了后来，甚至时到十点，朱栖梧就早早的打开大门，任由张然自由出入。  
  
与此同时，张然的穿着打扮每日不同，这倒也给朱栖梧无聊的值班生活带来些许调剂，毕竟，每天都有一个养眼的美人从眼前经过，而且每天的穿着打扮都各不相同，试问哪个男人会不喜欢呢？, M# E: e, P& t  z  S; a  
3 M# [7 D4 N) O" o5 D' k) ?  
朱栖梧是养眼了，杜处这位大领导就不一样了，虽说张然每日都会前来，可惜谈话始终没有什么突破，除了日常的问候，问询，其他的从来没有废话，就连张然的：「你是单身？」这样的反问都再未出现过。% P( G/ @6 \. M0 d" k  
  
好处也有，杜处可以称作是破败的办公室终于多了一丝烟火气息，第二天的时候多了两颗绿植，第五天的时候多了空气清新剂，直到今天，杜处终于斥巨资购买了恒温水壶，替换了可以用来传代的热水瓶。  
0 Z3 M4 t; E1 G3 ]! P6 T  
上京地处北方，而今到了年底，天气早就阴冷无比，尤其是昨天晚上刮了大风，天上阴沉沉的，天气预报说不日要降下今年的初雪。张然出生在南方的羊城，后来又辗转暹罗宝岛，之前从未到过北方，对北方的天气那是一无所知，这不，这场突如其来的冷空气就让这个地道南方人吃了大亏。  
& J' |\* X7 L. L- v% z/ {, \_( f  
张然何曾领略过这样急促的降温，出门之前天气还好好的，虽说有些阴冷吧，那也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，爱美之心作祟，只穿了简单的打底，一件黑色线衣，外面罩了半厚的妮子大衣，漂亮的腿子自然是要露出来的，好在还有光腿神器，配上及膝的长靴，走动间大衣飘荡，腿子若隐若现，这样的打扮最是光鲜亮丽，同样的，这是记忆中那人最喜欢的打扮，可惜她如今怀了孕，身材走样，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再穿成这样美美的样子。  
  
今天杜德运一见张然的打扮就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可要说具体哪里不对么又说不上来，例行公事一般说道：「张女士，请问你今天过来有什么事情？」  
  H; J1 I  J  A2 z8 v( \  
本想张然依旧和之前一样一言不发，便不待她回答，献宝一般从恒温水壶里接了水，递到她面前道：「喝点水吧，这种水壶真不错，一点水垢味都没有。」  J$ p! v) J0 ?& k7 f  
  
张然依旧默然不语，只是紧紧的裹住了大衣，小小的身体几乎缩成一团，正要说话，咳嗽先来了，声音也沙哑了许多：「谢谢了。」" \_& \_- E8 l7 M3 M) n6 k: J+ N/ V  
6 T+ v( V0 v( {2 ?9 H$ ~  
「我说那里不对，你南方人吧，就知道爱美，这么冷的天，还穿这么点，看看，感冒了吧。」杜德运看似啰嗦的紧，手里没有闲着，变戏法似的从抽屉里取出一些冲剂，又用电动水壶烧上了热水：「哎呀，这个恒温水壶也没那般好用，药粉用温水怎么泡的开，必须要用刚烧开的开水才行。」; k1 I5 p5 Y( I\* z' W2 T  F/ M/ ~9 B6 e  
  
「我没事。」张然倔强的回，可惜身体确实软弱乏力，只能看着杜处作妖。  
  
不多时，电动水壶就传来了咕嘟嘟的开水沸腾声。杜德运轻车熟路的泡了药粉，装作不经意的将药推到张然面前：「来，喝点这个，暖暖身体，你说你也是的，大冬天的，穿这么点。」  
$ y3 Q6 f$ O5 j" I  
「哼。」张然倔强的把头扭到一旁：「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尖酸刻薄，大男人家家的还这么挖苦别人？」  
  
「这个。。。」杜德运一时语塞，两人的关系好容易有了破冰的意思，不想被自己的口无遮拦给坏了事。5 w  l9 B+ P! r  
. r6 p, P/ D6 A! C2 o9 m7 E  
「恩，怎的这么苦。」张然浅抿了一口，随即就把药碗推到一旁。5 j% r) S, [# H  `0 p3 ~  
\* f% E4 c8 q  h9 V# O8 Y: H  
「怎么会苦呢？这个药粉是我这边常备的，不对啊，我记得里面有甘草的啊，弄错了？」杜德运端过药碗，也浅抿一口：「不苦啊。怕是甘草量太少，我重新给你泡一碗。」/ v& ?! K" t. C7 w9 [3 B\* d  
  
「你干嘛？好好的药，倒了做什么？」张然一把抢过了药碗，如珍宝一般捂到手心：「就知道浪费，难道你平时都是这样，不喜欢的东西就直接扔掉吗？」5 }4 u) S; I, H6 `9 W" c  
+ F5 t( M. R% P  
「嗨，这不是你说苦吗。」杜德运怎能不知道张然的言外之意，立刻避开了这个陷阱。! [# c6 i2 T% J- D/ }. N; k7 F  
  
刚烧开的水，温度极高，张然捂在手心，转着圈时不时的抿上两口，待转到杜德运试药的位置，张然毫不犹豫的抿了下去，看她大大方方，杜德运反倒闹了一个大红脸。0 @/ A  r7 B2 q! I5 F  i% {  
  n' Y& V. H7 D  
经过这样的小插曲，两人的话也多了起来，还是张然先开的口，她喝了滚烫的汤药，药力上来了，小脸蛋被蒸的红扑扑的：「杜处，其实我今天过来单为了两件事，一来是和你道别，二来，这个人的事情实在不能再拖下去了，期望您能给我一个说法。」说吧，从小小的坤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来，天杀的，也不知道这么大的档案袋是怎么塞进那个小小的坤包里的。  
% @4 {# a1 s% D  
「怎么，你要走？」杜德运立刻急了，压根没有听到后面的第二件事。  
, w; m1 K" l. W/ k8 A  
「你还是先看看档案吧。」张然瘪瘪嘴，把档案袋推了过去。' Z; `7 l; k: {  W  
8 W+ L& e2 k1 ]+ M$ J) D/ m  
「林莉，你找她什么事？」杜德运将信将疑的打开袋子，看到里面林立的照片，被恋爱冲昏的头脑立刻平静了下来：「你是蒋菱菲的人？」临了，杜德运越发揪心。. Z  Z) s5 K\* U  
  
「你既然知道蒋先生，那么定然也知道我忠义堂的事情了，实不相瞒，你们从沪埠带走的林莉，在忠义堂里处在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，为此，我们至少需要知道她目前的状况。」张然公事公办的态度让杜德运非常不舒服，因为这让他们之间好容易亲近起来的关系，出现了一个看起来根本无法融化的冰墙。" L! a" f\* {& d" p$ V" c' w  
& K1 }6 F9 I/ O/ W) F- |5 \_3 p  
杜德运也不过二十七八，就混到处长的位置，一部分的原因是他的起点比较高，再一个，就是他心性老成，城府极深，一时间被张然的美色冲昏了头脑不假，不过在张然图穷匕见之后，他就立刻恢复了作为处长的城府。  
  
「蒋菱菲的人？」杜德运低声道，好似自言自语：「她现在让你过来，还装模作样的折腾这么多天，到底想做什么呢？」  
  
「杜处长您言重了，张然这次来，其实是带着十足的诚意的，至于为什么耽搁这么多天，其实也没有其他什么原因，单存就是宝岛实在太小了，憋的慌，借着出差的机会，出来散散心，想来杜处长不会介意的吧。」张然岂能不知杜德运话里有话，轻飘飘的就把自己的真实目的遮掩了过去，为了不让杜德运纠结此事，赶紧把一直贴身收藏的一个小小木盒取了出来：「杜处长，请看，这是为了促成这件事情，蒋先生特意嘱托我带过来的，请您过目。」' p5 [# j% t0 X9 [  
4 {2 n$ T+ V$ Q  
那边杜德运眼睛都看的直了，所谓的贴身存放，取出来自然是要宽衣的，一直隐藏在大衣之下的姣好身材被他看了个通透，浑圆鼓胀的乳肉似要从修身的线衣里爆将出来。绝景在前，只可惜不能上前把玩，杜德运不禁暗呼可惜。  
  
为了缓解自己猪哥模样的尴尬，杜德运假意咳嗽两声，装模作样的接过盒子，看也不看就放到了桌边：「张小姐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林立的事情，陈局早有交代，没有她的允许，关于他的消息一点也不能泄露出去。而且，这件事情我们做的极为保密，你又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他在我们手里的？」  
  
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金陵宋家，沪埠的撒克逊人他们都来过了吧？是不是蒋先生来的晚了些，您不顺心了？莫不然，您先看看盒子里的东西？」张然嫣然一笑，青葱般的玉指将那木盒推到了桌面中央，而后轻轻的打开了它：「我一早就说过，张然这次来，是带着十足的诚意的。」5 w) m/ Y) E; y6 y- W' r  [  
: m3 C- Y, c- j& B  
杜德运看到盒子里的东西，眼睛立刻就直了，声音看似平静，实则最后的颤音却出卖了他：「这块牌子你从哪里得到的？」  
, L  d\* @0 K8 w1 T" T  
「我说过，我是带着十足的诚意来的。」张然好整以暇的重新坐下，习惯性的双手环胸，翘起二郎腿，可她看了杜德运一眼，暗想：「在他面前这样，是不是太过放肆了些？若是惹的他不喜欢那就大大不妙。」只能把腿又放了下去，似一个少女一般恬静的坐着。. c7 ~  R% X3 O  
  
看到盒子里的牌子，杜德运心里也没谱，只能打起了太极，准备和陈美霞回报过后再作打算：「这件事情陈局专门讲过，我暂时没有权限处理，这样吧，你明天再来，我需要一点时间。」# X+ z\* p$ J: h/ @  
  
「也好，只不过我没有多少时间了，蒋先生给我定了今天下午的飞机。」张然装模作样的看看精巧的腕表：「前些日子太贪玩了，现在没时间了啦。」含娇带嗔的语气，好似一个做错事后祈求原谅的少女。  
  
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。」杜德运纠结的很，最后还是没有着了她的道，狠心拒绝。  
/ n\* e, O+ \) J4 Z$ F  
「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，请一定要联系我。」张然举着名片，小心翼翼的递了过去，面带红晕。  
" b. L& f$ i9 i9 @  x3 c" \_$ j  
「我尽量吧。」杜德运倒没有发觉她的异样，顺手就把名片接了过去，暖人的粉色，背面还有秀气的签名，毫无疑问是亲笔书写，接过的时候鼻尖飘过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。  
! L) {2 Q8 e\* V5 F8 Q  
「那么我就先走了，期待您的联系。谢谢您这些天来的照顾与忍耐。」张然无比认真的微微欠身，而后忍住了不切实际的念想，转身去了。1 q5 U) \_( r" v; \_2 r  B  
  
杜德运自然是没有发觉张然的异样，只因他的心思完全被她留下的东西吸引住了，直到张然踩着高跟鞋滴滴答答的出了门，门外传来略带蕴意的关门声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出门去送。  
  
可是当他推门出去，门外哪里还有半个人影，望着空荡荡的走廊，杜德运怅然若失。, ~+ C3 R, W$ W' W  
; W" z7 S9 m% q; `- `  g  
二十一局内部，唯一的一栋三层小楼后面有一栋简易的储藏室，装着我的恒温培养仓就在这里静静的放着，晦气一点的说法，宛如水晶棺被放进了灵堂。8 y! Q' C# S& E' r  
' f6 p7 p' u\* h: H; Q: H  
陈美霞就在这里，自从我被运过来之后，她每天都要花上大量的时间在这里陪我，后悔没有早点干预，否则断然不会让我变成现在这幅生不如死的模样。% ]. k6 x5 M& K7 r1 d3 t' y% E  
  
最可恨的是，半个月过去了，那个该死的威廉依旧嘴硬，无论如何去审，始终都是高喊什么人权，尊严之类的废话，愁死她了都。: p2 N, h# `. v/ V7 s  
) K/ k; |8 ~+ Z8 w  
「陈局，这个东西，您务必要看一下。」杜德运拿着张然送来的木盒，小心翼翼的靠近，唯恐打扰了陈美霞哀伤的愁绪。4 }7 e/ u" `: `" h  
$ V0 u; x1 ]5 ^/ X' d7 r) E$ T2 o0 d  
「这个？不是上次那小子的老爹托人送来的玉牌吗？你意思是拿这个东西去审他？」陈美霞看了盒子里的东西，隐有不满。) A- a8 T- J/ S, K6 F9 w  
# q' \+ l6 y# i+ `  
「这个是南边送过来的。」杜德运解释道。" a/ j6 o  T. |  
9 B0 H3 X- \8 \_: K  
「南边？姓蒋的？她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」陈美霞本还不在意，在听到南边送来的之后，直觉哪里不对，可是突然之间哪里能相通，抚摸一下半透明的仓盖，蹙眉思虑。「她本人还在吗？我去和她当面谈谈。」考虑再三，陈美霞还是想不通，抬腿就走。6 I8 D, i8 i' {1 A  
  
「她让一个叫张然的女人送了过来，和我墨迹了半个月，到今天要走了这才把这东西拿了出来。我实在没办法处理，这才拿过来找您。」杜德运一五一十的把这两天的经历说给她听。  
  
「张然，半个月，临走，玉牌。。」陈美霞冷静了下来，根据得到的线索细细推理，忽而勃然大怒：「这个蒋菱菲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立立在宝岛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倒先找上我门上来了，好哇，好哇，我看你的经纬财团也该好好查一查了。」$ `) K4 C9 \_2 b' A; Z1 M5 C  
. d: O7 w\* T1 T0 e6 O/ e, n  P  
陈美霞的突然变色把杜德运吓的不轻，站在后面不敢多话。: b) y8 d9 d6 y% c  
3 p$ `$ }: X+ r$ A  
「小杜，好啊，你现在胆子大了，蒋家来人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非要和那个小娘皮墨迹上半个月了才来汇报？」陈美霞少有的大怒：「你知不知道，她送这个东西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威胁，这是赤裸裸的威胁，送这个牌子过来，意思就是她知道这个牌子的真正作用。」6 @# W/ u3 f\* n6 d4 k2 L  
  
「你确定她没有提任何要求吗？」陈美霞焦急万分。+ i% t1 K( M. M8 ~& Z1 c0 `' \2 {  
  
「没有。」杜德运斩钉截铁的回，不过立刻就想起张然临走前留下的名片：「张然让我不要忘记回她电话，不过名片被我放在办公室了，哦，我马上去拿。」看到陈美霞带着怒意的白眼，杜德运转身就跑步前进。8 L; {+ z7 b, A7 K  
  
杜德运前脚进办公室，陈美霞后脚就到了：「名片呢？拿给我看。」  
$ }+ H+ d2 y0 m& Y  
看着名片上的落款，陈美霞越发愤怒：「杜德运啊杜德运，你这么多年的饭白吃了是吧？这么点警惕性都没有了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她的职位是什么？恩？你自己看看。」  
  
「张然，没问题啊，恩？恩？她不是宝岛蒋先生派来的吗？怎么职位是广鑫矿业的什么业务经理？奇怪，我接过来的时候明明看了的，没看到这个广鑫矿业啊。」杜德运现在真的是百口莫辩：「我马上打电话和她核实。」说罢，杜德运拿起固话对着名片上的号码就要拨号。% \_8 v7 [0 f% E% \_4 r4 h  
  
「不必了，她想玩，我就陪她玩。」陈美霞看着名片，默默的制止了杜德运的拨号：「她让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，岂不是显得我们很被动，现在就是要看谁先沉不住气。」2 k' m+ J! \! O+ Q$ j  
\* `& v: N& r) T) ]& A- b  
杜德运将信将疑的放下了电话，问道：「陈局，这个蒋菱菲拿这个牌子过来到底想做什么？您教教我。」1 g4 a, R% q6 Q  
  
「威胁我。」陈美霞看着杜德运，面露慈爱：「你知道吗？你和立立差不多大罢，我一直是把你当儿子来看的，只是你这次确实做错了，而且错的离谱。」/ M8 t! \_8 G- g7 \: [( A. ]& H) o  
  
「那个蒋菱菲肯定里从立立那里看到过这块牌子，所以才做了块假的来，意思就是，牌子的事情她知道，约等于我现在落了一个把柄在她手里。」  
  
「这怎么可能，她这么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拿个假的东西来要挟您？她知不知道二十一局代表着什么？」杜德运眼睛瞪的铜铃大小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  
2 p" j3 }0 S2 e3 Q; S  
「牌子在这里，真假还重要吗？重要的是她表明了知道这块牌子背后代表的意义。二十一局怎么了？她人在宝岛，我们能管到她去了？所以她才这么有恃无恐。」陈美霞接着说：「这块牌子的作用就不说给你听了，你也没必要知道。不过你要记住，这件事情，这块牌子的事情，你要把它烂到肚子里，知道了吗？」) |) U\* `" n( @) F( z  
  
「知道了。」杜德运噤若寒蝉，立刻点头答应：「放心吧，局子里需要保密的事情不知道多少，这个规矩我还是知道的。」: o" {' {" Y/ V+ b7 c  
  
「陈局，还有个问题，为什么要用广鑫矿业的名头来做这件事情，而且还做的这么隐晦？我分明看了的，接过来的时候确实是经纬财团。」杜德运再问。8 j2 b2 d5 g; C" y- \) ^6 b$ B  
' Q- c" j' J) ?) T  
「哼，她这是在提醒我呢，深怕我不知道广鑫在这里面也有份。她这是在逼我大义灭亲！」陈美霞说道最后，横眉倒竖，近乎咬牙切齿。# F5 U/ M9 e+ H! z" \_  
  
「哦。」杜德运皱眉思索，趁着给陈美霞倒热水的功夫，一个想法在脑海里成型：「陈局，我觉得事情可能还不是这么简单，她打着广鑫的旗号过来，难道说广鑫真的有这个人？或许我们可以查一下广鑫的人力？如果属实的话，只怕是蒋菱菲真的和广鑫勾结在一起了。」  
  
「胡说，这怎么可。。。。能。」陈美霞不假思索的回到，可是说道一半，语气渐缓：「四家吃一样的饭，怎么可能不勾结在一起。」说完，一阵苦笑：「你去审那个威廉吧，广鑫的事情，我亲自来处理。」  
# ~$ U. k( @, z' a2 H  
「好。」  
  
---+ f! N0 G/ P  A  
) N: w( x' \& A& r  
当天晚上，林焕天家9 t# n3 H+ R6 q/ @3 S( \_4 i+ ]  \_. @  
  
「老林，立立的事情怎么办？」# ^! Y( O  X9 n6 V, b- \_  
  
「去拿人的时候不是信誓旦旦的说你自己来处理的吗？现在来问我怎么办？」1 w6 k" d) s$ }, s\* H6 }  
  
「那可是立立啊，你怎么忍心让他在外面受苦。」  
  
「那么请问你现在把他弄回来了，事情解决了吗？半个月了，人从那什么玩意里面弄出来了没有？我看反而是打草惊蛇。人没救出来不说，反而把事情搞砸了，事情不是你这般做的。」: ~/ r$ D. D) i" U1 N\* r\* }  
% C( W' H6 f) k2 ^/ e3 R  
「你看看这两样东西再说。」陈美霞取出两块几乎一模一样的玉牌。  
! k- Y1 H1 F( T! F( F, h\* j  
「这就是你愁眉不展的原因？」  
6 ^6 q\* t8 L- \_, b  
「恩。这东西明明是你林家的祖传的，你说任何外人都没见过，就算是我，也只是在你交给薇薇的时候远远的瞧过一眼，可是现在，怎么会出现这么多？不可能有假的，背面的那个‘长文手书’的字样，它太特别了，特别到我根本不可能忘记。」1 z# r1 B- b) G7 i! e; C\* J2 ]6 J  
  
「不好！」林焕天看着两块牌子，思虑一会，而后一拍大腿，掏出手机就走了出去。